

中国新文坛秘录

阮无名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

中国新文坛秘录

阮无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坛秘录 / 阮无名著 .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2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第2辑)

ISBN 978-7-5439-6265-1

I . ① 中… II . ① 阮… III . ① 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 ①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9802 号

责任编辑：张树李莺

封面设计：周婧

中国新文坛秘录

阮无名 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875

版 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265-1

定 价：56.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说明

民国时期虽只有短短三十几年，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地理封闭格局的打破，社会制度的转型，思想束缚的解放，社会的文化和学术也开始了古今中西新旧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迎来一个百家争胜、异彩纷呈的局面，直接表现便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且其视野之开阔、学识之渊博、影响之深远，为前代所不及，亦为后人所难达。

民国文学史堪称一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社团的流变史，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相互生成的复杂关系，而要想从这些复杂的关系中理清头绪、找到脉络，关键还是要着手到具体的作家与作品上。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即使是同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会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风貌。我们尽量选取民国文学经典作品中最初的版本，保留了原书的内封和版权页、书后广告，将文学经典作品的原貌呈现出来。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作者早逝等因素，虽然在文学史上具有

一定的价值，但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为此，我们也挑选了一些并非广为流传，但是具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中占据过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源。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段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学人涌现出了许多大家，并产生了在中国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尽管今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这些大家的人格魅力，还是那些著作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光辉影响了几代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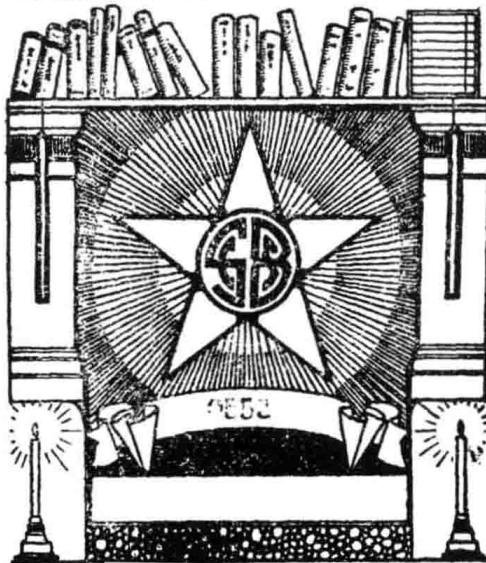
有鉴于此，我们以“民国首版经典”之名影印了民国文学、学术经典。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以及史学、理学、文学研究等方方面面，所选皆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或为各学科奠基之作，或为集大成之作，或为震动当时、影响深远的传诵之作，其中不乏流传很少、极难觅寻的孤本，我们苦心孤诣，找寻到这些 - 经典著作的初版本，影印出版，精装制作，以飨读者。

编 者

中
國
新
文
增
叔
錄

版局書強

上海銀行圖書館



中國新文壇秘錄

阮无名編



上海南強書局版

中國新文壇秘錄

目 次

一 前記	(一)
二 周作人與Q·阿·正傳	(一)
三 文字之獄的黑影	(八)
四 「讀書雜誌」與「努力」	(五)
五 老章又反叛了	(四)
六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三七)
七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五七)
八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文	(八〇)

- 九 幸福的連索 (九一)
- 一〇 孤山的梅花全文 (一四九)
- 一一 郭著小品六章序 ([七])
- 一二 周作人與革命文學 ([七四])
- 一三 『英雄若是無兒女』 ([八四])
- 一四 北京詩刊的終始 ([九五])
- 一五 新月派的戲劇運動 ([一三])
- 一六 小說月報的創作論特輯 ([三九])
- 一七 最小的問題與最大的發現 ([五八])

前記

一九三二年冬，因為要編『現代中國文學史』，從離開了多年的故鄉，把所藏的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書報雜誌，全都帶到了上海。

就在繙檢這些材料的時候，回想當年，不僅感到了恍如隔世，也覺得許多不曾輯集材料，就此埋沒下去，真是可惜的很。

於是，便私自打算，想把其間重要的部分挑選出來，編成一部文獻的書，既可以免散佚，便檢閱，在文學運動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

如何編輯此書，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

最先的計劃：想根據這些材料，寫一部隨筆，把各文的精粹部分節要的介紹出來，並寫述一些系統的關於文學運動的史事。

第二回的計劃：爲着要保存這些不易搜集的文學的完整性，想按發表時期的先後排列起來，前面加上一篇說明的長序，就此付排。

第三回，纔決定了現在所應用的方法，即是根據文學的重要性，決定保存原文的完整性。對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都加上詳細的說明。文學運動史事片段的敘述，一樣的收進去。這樣的編製，在自己，是認爲比較完善的是。

★

在抄寫編校的過程中，有幾件事必須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按照「隨筆」、「談薈」的條例，排列的順序沒有一定的標準，大抵是想到那件事便寫那件事，想到什麼材料便用什麼材料。

第二，各篇的材料，都是與文學運動有關係的。但爲着調劑嚴肅的空氣起見，有興味的文人趣事也說了一些；這使讀者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以及何以要如此生活，並未全無意義。

第三，因爲祇是一種筆錄性質的書，一種參料的書，對於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除却偶而的例外自己儘可能的不提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批判。

第四，所選用的材料中，也有不完備的部分，特殊是「編目」一類；讀者各藏有該項書籍抄錄示知，當於再版時補入，以臻完善。



總的編輯計劃決定以後，徵得了書局的同意，比即着手進行，陸續付印局排版。到十八篇完成的時候，據書局通知，已達十二萬字上，在量上，沒有再多的必要了，就畫此作爲「前哨」，並略述全書編輯的經過如上。

編者
一九三三年五月

周作人與阿Q正傳

周作人對於「阿Q正傳」的意見究竟怎樣呢？這問題的提出，我想是很有興味的吧。

然而困難得很，在周作人的著作裏，找不出他對於魯迅這一篇小說的意見。他的最初的批評集『自己的園地』（一九二三）裏沒有，他的最近的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裏，雖然第五講是『文學革命運動』，講到『新青年雜誌的刊行和文學革命問題』的提出，『講到「舊勢力的恐怖和掙扎」却也沒有提到魯迅的小說。在李何林編的『魯迅論』裏，同樣的沒有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真的沒有寫過『阿Q正傳』的批評嗎？這完全不是事實。在本篇裏，我要介紹的就是周作人對於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佔着重要地位

的『阿Q正傳』的批評。

在中華圖書館協會刊行的『文學論文索引』（一九三二）第一面，就有如次的說明：

自己的園地 仲密
長報附列十一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內容】評下列作品：（1）自己的園地，（2）文藝上的寬容，（3）國粹與歐化，（4）貴族的與平民的，（5）詩的效用，（6）古文學，（7）阿麗思漫遊奇境記，（8）阿Q正傳，（9）沈淪，（10）王爾德童話，（11）歌謡，（12）文藝上的異物，（13）論小詩，（14）？（15）謎語，（16）文藝的統一，（17）你往何處去，（18）驟俠傳，（19）情詩。

這目次很明白的寫出了『（8）阿Q正傳』，而這『阿Q正傳』評，在兩種版本的『自己的園地』（「自己的園地」最初由北平晨報社印行，為『晨報社叢書第十一種』；後改編內容，改由北新書局發行）裏，是都被刪却的。為什麼？這沒有主觀的猜測的必要，總之，被刪去就是了。為着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事實是非保留起來不可。我把全文抄錄在下面；這篇批評，是發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的『晨副』上的：

我同『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為約略知道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夠加上一點說明，幫助讀者去了解他的真相，——無論好壞——也未可知。

『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諷刺小說是理智的文學裏的一支，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負的。然而這憎並不變成厭世，負的也不盡是破壞。美國福勒忒在『近代小說史論』中說，『關於政治宗教無論怎樣的說也罷，在文學上這是一條公理：某種的破壞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設。諷刺在許多時代，如十八世紀的詩裏，墮落到因襲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諷刺實在是理想主義的一種姿態，對於不可忍受的惡習之正義的憤怒的表示，對於在這混亂的世界裏囚了邪曲腐敗而起的各樣侮辱損害之道德意識的自然的反應。……其方法或者是破壞的，但其精神却還在這些之上。』因此在諷刺裏的憎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摘發一種惡即是扶植相當的一種善；在此在諷刺裏的憎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

正燒的最熱，反對明顯的邪曲的時候，那時他就最近於融化在那哀憐與恐懼裏了。——據亞里士多德說，這兩者正是悲劇的有淨化力的情緒。即使諷刺是冷的，如平常變爲反語的時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們爲了比私利更大的緣故而憎，而且在嫌惡卑劣的事物裏鼓勵我們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諷刺小說雖然與理想小說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過正負不同罷了；在技巧上，因爲類型描寫的緣故，也有一種相似的誇張的傾向，這不能說是好處，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實。理想家與諷刺家都著眼於人生的善或惡的一方面，將同類的事物積累起來，放大起來，再把他複寫在紙上，所以他的結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惡的擴大圖。作成人生的「寶物大」的繪圖，在善人裏表出惡的餘燼，在惡人裏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偉大的寫實家纔能夠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於感傷主義的小說，正如人家講中和的容易變爲調停派一樣。所以不是因襲的諷刺文學也自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現代中國一般的昏迷的社會爲尤甚。

『阿Q正傳』裏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爲少見，因爲他多是反語(*irony*)，便